

WENSHI ZHISHI WENKU



中华书局

古文字学初阶



文史知识文库

■ 李学勤 著

古文字学初阶 文史知识文库 中华书局

古文字学初阶



文史知识文库

写在《文史知识文库》之前

这套书本来是以“文史知识丛书”的名义出版的，现在改成“文史知识文库”。“丛书”改成“文库”，目的是使这套书容量大一些。把这套书编得更充实、更丰富，不仅容纳《文史知识》已经刊发过的较好的内容，还要容纳《文史知识》未能刊发的好的内容。我们的计划是深入浅出地、重点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丰硕成果。

我们的时代日新月异。科学技术革命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国人民重振雄风，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在祖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正酝酿着新的崛起，新的振兴。

在这一巨大变革中，在计算机、人造卫星、宇宙飞船、超导体、遗传工程等纷至沓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深深感觉到无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力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如此的丰厚，以至于我们伴随着一项现代化工程的伟大胜利，几乎都要想起我们的前人。想起为我们编写了中华民族灿烂篇章的人们。我们的前人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春秋战国的诸子哲学、汉魏六朝的丰碑巨制、韩柳欧苏的大块文章、明清之际的人生画卷，无不表现了对社会国家的情怀，对宇宙世界的期待。这千古风流人物的搏斗，相互辉映，激荡交融，

文史知识文库

古文学初阶

李学勤 著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38印张·2插页·67千字

1986年5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39301-47300 册 定价·5.00 元

ISBN 7-101-00498-9/G·12

的毛病，也应该力求摆脱。”

这一番话真是语重心长，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反复吟味。

十一 最低限度书目

古文字学发展到现在，各种著作已经相当浩繁，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部浏览。有些书虽很重要，但内容深博，不一定适于初学。为学习这一学科的朋友着想，需要开一张最低限度的书单，建议大家从什么地方下手。不过既然是最低限度，难免挂一漏万，选择失当，只能供学习者参考。

通论古文字的书，目前还没有适宜的新作。唐兰先生的《古文字学导论》成书于一九三五年，是在北京大学授课的讲义，当时印数很少，早已绝版。一九八一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并将作者的改订稿附入，成为更完善的版本。这部书论述系统精当，文体用流畅的白话，便于初学阅读。唐兰先生后来又写了《中国文字学》，有一九四九年开明书店版，一九七九年经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可与《导论》一书参看。

高明同志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讲授古文字学有年，编有《古文字学讲义》，流行甚广。《讲义》内的字表部分已扩大改编为《古文字类编》出版，我们希望其余部分也能早日增订，正式印行。

四川大学在徐仲舒先生指导下编有《汉语古文字字形表》一书。《字形表》和高明同志的《类编》都将甲骨、金文和战国文字分列三栏，使字形演变一目了然。两书互有异同，《类编》后面还有“合体文字”和“徽号文字”，读者最好兼备。

书目过去有容媛的《金石书录目》。解放初作者编了《金石书录目补编》，刊于《考古通讯》一九五五年第三期。建国以来到一九六六年为止的论著，可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中国考古学文献目录》。

郭沫若同志主编的《甲骨文合集》是殷墟甲骨集大成的著录，经过多年的努力，图版十三本已经出齐了。《合集》再加上最近印行的《小屯南地甲骨》，可以说基本上包括了所有重要材料，为甲骨学的进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要了解从甲骨发现到五十年代前这一段时间甲骨学的成果，胡厚宣先生的《甲骨文发现五十年的总结》和《殷墟发掘》作了很好的总结。后一部书详细叙述了解放前发掘殷墟的经过，有许多与甲骨研究有关的内容。解放以后这方面的新进展，可看王宇信同志《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胡厚宣先生还编有《甲骨学五十年论著目》，将解放前的有关著作网罗无遗。《古文字研究》第一辑收录的《甲骨学论著目录，一九四九——一九七九》，系肖楠所编，可视为胡氏《论著目》的续编。综合论述甲骨的专著，至今仍推陈梦家先生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此书所附《甲骨论著简目》，经过一定选择，便于学者。甲骨学的辞典，有孟世凯同志最近编成的，即由辞书出版社印行。

甲骨文的字典，可用正续《甲骨文编》。文字的集释，有李孝定《殷墟文字集释》。续《文编》和《集释》是在台湾省出版的。日本岛邦男所编《殷墟卜辞综类》，在字词下抄写卜辞原文，起索引的作用，检索也很方便。

学习甲骨文，应先读有较详考释的书，最方便的是郭沫若

同志《卜辞通纂》。此书原印于日本，流传有限，听说近期可出新版，并调换部分拓本，一定会博得广大读者欢迎。如一时找不到《通纂》，可用郭老另一部著作《殷契萃编》代替。

西周甲骨材料比较零散。占主要地位的岐山凤维的卜甲，已有摹本发表，见《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十辑《古文字研究论文集》所载陈全方《陕西岐山凤维村西周甲骨文概论》。

学金文，要首先读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这部巨著也是在日本印行的，不过早已有了国内新版，容易读到。通论青铜器各方面的，有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作为《通考》的修订本，有容氏与张维持合编的《殷周青铜器通论》，但图版不如《通考》多。马承源同志近著《中国古代青铜器》，论述简明，很值得阅读。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是现有搜罗最富的金文拓本集，次之有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邹安《周金文存》等。日本林巳奈夫作《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考目录》，注出《三代》各器有器形可查的见于哪些书籍，并有《三代》、《小校》两书的对照表。补充《三代》未收材料的，有于省吾先生《商周金文录遗》，另外在台湾还出有周法高《三代吉金文存补》。这些书都没有包括北宋至清著录而近代没有拓本的材料。关于后者，请参看容庚先生《宋代吉金书籍述评》（《学术研究》一九六三年第六期）和《清代吉金书籍述评》（同上，一九六二年第二期）。还有一些流传到海外的材料，可参看张维持同志《评中国青铜器外文著述》（《中山大学学报》一九六五年第三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巴纳、张光裕二氏合编《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搜集丰富，但该书体例兼收伪器，读者须加判别。

检索一件器物的著录情况,可用孙稚维同志编的《金文著录简目》。金文的字典有容庚先生的《金文编》,读者应使用解放后的增订本。这部书只收先秦文字,容氏另有《金文续编》,则专收秦汉文字,与其《秦汉金文录》相配合。金文的文字集释,有周法高《金文诂林》。青铜器方面的辞典,已出版的有杜迺松同志《中国古代青铜器小辞典》。

通释金文的著作,除上举《大系》外,可读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于省吾先生《双剑谿吉金文选》及陈梦家先生的《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一九五五至五六年连载)。日本学者白川静有《金文通释》,卷帙繁多,目前尚在续出,但国内较难读到。

关于战国文字的通论有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七至九期连载),但已经过时。现在还没有通论这方面新成就的专著。

货币的材料,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所录甚丰,书中还详细介绍有关著述,用起来很方便。美国邱文明的《中国古今泉币辞典》,收辑材料更多,已出版了一至六卷。战国货币文字的字典,有商承祚、王贵忱二氏的《货币文编》。

古玺的专门谱录,以往以方清霖《周秦古玺精华》为最好。最近故宫博物院罗福颐先生等编辑的《古玺汇编》已经出版,共收五七〇八组,远过前人。同作者还编了古玺的字典《古玺文编》,与《汇编》互为表里。古玺的通论,可看罗福颐先生《古玺印概论》一书。

李学勤《山东陶文的发现和著录》(《齐鲁学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概述了陶文的著录情形。陶文拓本以《簠斋藏陶》最为丰富,可惜迄今未能刊行。正式出版的材料,最好的是周进藏品

的著录《季木藏陶》。陶文字典有顾廷龙氏《古陶文彙录》;近年金祥恒有《陶文编》,出版于台湾。

如参考前代关于古文的书,有关《说文》古文可看舒连景《说文古文疏证》,有关三体石经可看孙海波《魏三字石经集录》。《汗简》用《四部丛刊》影印本,同时宜参看夏竦《古文四声韵》,后者有罗振玉石印清一阁草堂刊本。《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两书已有同志整理,最近可望印行新版。

战国时期的长沙子弹库帛书,久已流入美国,现存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一九六四年,商承祚先生在《文物》该年第九期刊布了帛书照片。后来,巴纳所著《楚帛书研究》第二部分《译注》,所附照片更为清晰。战国的竹简,已有学者整理注释,相信不久即可印行,当前还只能查阅有关考古报告和图录。

云梦睡虎地秦简整理工作已完。一九七八年出版的平装注释本《睡虎地秦墓竹简》,包括十种简中的八种。随后发掘报告《云梦睡虎地秦墓》发表了全部照片和释文,但没有注释。秦简整理的整个成果,将印行为《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包括所有照片、释文、注释,供大家研究。

长沙马王堆帛书计划共出六函,已出版了第一函和第三函,前者还出了精装本。帛书的整理工作尚在进行,第四函很快可以问世。临沂银雀山竹简共三函,已出版一函。

有关简牍的论著目录,有日本学者大庭脩《中国出土简牍研究文献目录》所收文献的下限是一九七八年底。这分目录已有同志译出,发表于《简牍研究译丛》第一辑。

以上所列的只是一些基本的论著和材料书、工具书,供学习古文字学的同志们抉择。有些很重要的著作,例如王国维

《观堂集林》这样有极大影响的书，也未能列入。好在我们已提到若干文献目录，愿意深入探究的同志可据以检读。有些书一时看不到，也不要紧，可以从目录中找性质类似的书代替。至于各种著作的观点互相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善于比较判别了。

十二 十五个课题

当前古文字学正在不断发展，每年都有不少有相当质量的论著出现，各个分支的关键问题大多得到学者反复研究讨论。一些在五十年代还被视为不解之谜的疑难，现在有了一定的解答；同时又有许多新的谜团提了出来，甚至多年来被认为已经解决的问题，由于新材料的发现又重新变成争论的焦点。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没有大胆的怀疑和激烈的辩论，就不能期待学科进步。

尽管经过了几代学者的努力，古文字学领域内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还是很多的。有好多基础性的工作，限于时间和人力，还没有来得及去做。这里列举的古文字学的几个课题，远远不是全面的，只是根据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状况试选的例子而已。如果能引起读者进行探索的兴趣，我们的目的便达到了。

（一）首先应该提到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的问题。前文已介绍过，这种陶器符号的发现，为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带来新的希望。我们期待着考古工作提供这方面更多的材料，现已获得的材料能早日整理公布，以便有更多学者讨论分析。

良渚文化玉器也有类似符号，可惜都不是发掘品。相信不久的将来，在有关地区的发掘中会得到更多例证。这对探索文字起源也许是很重要的关键。

(二)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根据实物的观察,结合文献去揭示卜辞的文例,是一项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今天还不完全了解各版甲骨上卜辞的读法以及各辞间的有机联系。要想了解,必须从认识当时的卜法入手。陈梦家先生曾有见及此,他的《殷虚卜辞综述》原计划有文例的专章,可惜未能实现。

卜辞不少字的释读也和文例有关,如最常见的“贞”字,一般依《说文》训为问,近年海外学者提出疑问,尚在讨论中。“贞”假如不当问讲,贞辞就不一定是问句了,这对卜辞的理解将有根本的改变。这只是一个例子,类似值得探讨的问题还有许多。

(三)甲骨文分期的研究,目前讨论非常热烈。殷墟甲骨文有没有盘庚、小辛、小乙三王的卜辞,有没有帝辛的卜辞?都需要深入探索。前面谈到过,近年有学者对董作宾氏的五期分法提出种种不同意见,这对分期研究的进展无疑是有益的。五十年代反复争论的“文武丁卜辞”问题,大体上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维护原说的学者已很少见。继之而起的,是“历组卜辞”的问题,提出新说的论文有:李学勤《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和《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一九八二年第五期)、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古文字研究》第六辑)、林沅《小屯南地发掘与殷虚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李先登《关于小屯南地甲骨分期的一点意见》(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四届年会论文)、彭裕商《也论历组卜辞的时代》(《四川大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等;不同意新说的有:萧楠《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三辑)和《再论武乙、文丁卜辞》(《古文字研究》第九辑)、张永山、罗琨《论历组卜辞的年代》(《古

文字研究》第三辑)、谢齐《试论历组卜辞的分期》(《甲骨探史录》)等。

分期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卜辞材料的运用,因而对商代历史文化的研究有很大影响。当前有不少学者致力于这个问题,不是偶然的。

(四)甲骨的缀合和排谱,也是整理工作不可缺少的环节,现在还有许多事情可做。

以《殷虚文字乙编》著录的 YH 127 坑龟甲为例,这批卜甲在坑中本来是完整的,经过《殷虚文字缀合》、《殷虚文字丙编》和《甲骨文合集》的工作,业已缀合了许多版,但肯定还有相当数量碎片能够拼缀,值得进一步努力。

排谱就是把零碎分散的卜辞,根据干支和内容集中排列起来。这种工作,有学者曾小规模试做过,已有不小的收获。现在《甲骨文合集》出版了,有条件进行分组分期的排谱,尽可能把互相关联的材料联系成谱,这样就可以更完整地了解卜辞所反映的史事。上面所说的 YH 127 坑卜甲,在尽量拼合以后便可利用排谱的方法整理,同时再把坑外有关联的甲骨补充进去,这是极有价值而又不难完成的工作。

祭祀和战争两类卜辞,尤其适合用排谱法整理。现已证明,祭祀卜辞所体现的殷礼是相当繁复复杂的,只是由于残碎零散,我们对当时的典礼仪注所知甚鲜。战争卜辞也是因散碎之故,很难了解其因果、过程以及地理背景等。通过排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问题。

(五)商代历法的研究,很需要开展。四十年代董作宾氏的《殷历谱》享有盛名,但有些论点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承认。比如置闰,甲骨文记有闰月是公认的事实,但是有没有岁中置

因便值得考虑。唯一的证据是征人方卜辞，从干支看似应有闰九月，然而又找不到肯定属于该月的卜辞。至于西周，则有明确材料说明是岁末置闰。《殷历谱》是从排谱着手的，今后研究甲骨文的历法，也应排谱为基础，而且要谨慎从事，排除实际不相联属的卜辞。

(六)卜辞地理的研究，应该从头做起，对过去的成果要重新加以审核。原因是，长时期以来大家对商代地理的观念，基本上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认为商人活动所及不过如此。近些年的考古工作，使我们知道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实际广阔得多。卜辞所见地名，有的可能在距商王畿很远的地方，当然这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论定。

(七)商代金文有待汇集考释。长期以来，学者们希望为判别商周铭文确定一些标准，罗振玉等还试辑过《殷文存》、《续殷文存》，他们的标准今天看来不都是适用的。怎样由考古学出发，定出一批有铭的商代标准器，还需要费不少功夫。

金文与卜辞的对照研究，成果尚属有限。特别是一些字数较多的铭文，文义深奥，只有对比卜辞才有希望通解。商代金文与卜辞相通，殷墟五号墓器物的“妇好”是最好的例证。其实仔细搜求，类似的事例还不难发现。

(八)商代金文大多简短，有所谓“族徽”，即本书所说的族氏铭文。这种铭文的性质和意义，迄今没有详细的讨论。特别是其中常见“亚某”，“亚”有时作为字的外框，甚至把成篇铭文套在里面。“亚”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人企图以“亚旅”之“亚”来说明，但“亚旅”是众大夫，为什么只有“亚”表现于铭文，其他更显赫的官爵反没有反映？殊不可解。

这一类简短的铭文，在数量上占全部金文将近半数，加以整理考释实在是很必要的。

(九)西周金文的历法，也是未得通晓的疑难问题。自清代以来，推算金文历朔的已有很多家，可是问题犹未解决。一个最大的障碍是铭文习见的月相如何解释，种种学说都有不十分完美的地方。近年经过几位学者努力，问题已有可喜的进展，看来解决业已有望。

当前的问题是，不管用那种学说推算，总有一些铭文不合。个别器有误书误铸，是可能的，但如有较多的器与推算参差，就值得考虑了。由此可见，为了排定更理想的历谱，对月相等基本术语的解释仍须进一步推敲。

(十)金文中人名的涵义，有必要深入分析。古人有姓、氏、名、字、爵、谥等，铭文里出现的人名如何构成，每每不是一望可知的。以文献而言，如《春秋》经传所载周惠王子太叔带，又称王子带、太叔、叔带、甘昭公、昭公；楚司马子良之子斗椒，又称伯棼、子越椒、子越、伯黄，诸如此类，如果分开来看，很难判断是同一人，金文人名也是如此。同时，同样的人名未必是同一人，如文献中常见的周公、晋侯，实际有若干世代，说明金文的某公、某伯也应作如是观。

又如金文常有某伯、某子，研究者多以为是诸侯国君，这样就平空增加了许多不见典籍的国名。按诸文献，这一类人名常为卿大夫之流，上一字是封邑，不是诸侯国名。假如我们多研究金文人名的体例，就不难避免这种误解。

(十一)金文的语辞，也是急待研究的好题目。我们曾提议仿照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的先例，编一部《金文语辞汇

释》。清代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精研古籍，以虚实交会卓绝一时。释读金文不仅要考订名物，还必须兼顾虚词，才能作到融会贯通。虚词的研究，在语辞中应占有重要地位。

这样的研究自然不限于金文，扩大到甲骨文和简帛等项也是适用的。即以秦简为例，《日书》有一条讲“盖忌”，说：“五酉、甲辰、丙寅不可以盖，必有火起，若或死焉。”这里“若或”二字按常见的解释就读不通。原来“若”作“或”解，“或”作“有”解，“若或死焉”意思是“或有死焉”。这表明，在各种古文字研究中，虚词的研讨都是很重要的。

(十二)战国文字材料异常零散，学者以终生时间从事，也未必搜罗齐备。这种情况，妨碍了学科的发展。现在迫切需要的，是编纂比较完全的战国文字的字汇，将金文、陶文、玺印、货币、简帛、石刻等的文字合录为统一的字表。

过去丁佛言编《说文古籀补补》，收录战国文字较多，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罗福颐先生的《古玺文字征》，多年来为战国国文字者奉为依据。汇编战国文字固然不易，但一时不能完备也不要紧，不妨逐步充实，以求美善。

(十三)容庚先生曾著有《鸟书考》，解放前先后撰成三篇，载于《燕京学报》；建国后增补更订为一篇，见《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一九六四年第一期。此后专论鸟书的作品，殊为少见。

鸟书铭文尚有一些从来没有释读过。如宋代金文书中的所谓“夏钩带”，即鸟书带钩，是一篇箴言，最近才有同志发表考释的论著。近年又发现了不少鸟书青铜器，使材料大大丰富了，进一步综论鸟书的时机业已成熟。

(十四)秦文字可以作为专题。多年前，天津学者华学渊编著《秦书三种》，只出版了《秦书八体原委》、《秦书集存》两种。现今秦文字材料之多，在华氏的时代是难于想像的，深入研究《说文》所讲的秦书八体，必可有不少收获。

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可以探溯隶书的产生过程。草书的起源，前人也有主张秦代说的，从某些简牍的书体看，也许是有道理的。是否如此，很希望有学者加以研究。

(十五)大量简帛典籍的出土，使大家关于古书的形成有了新的认识。例如马王堆帛书医书一部分是《内经·灵枢·经脉篇》的祖本，不难看出《经脉篇》这一体大思精的论作，是经过若干世代逐渐积累形成的。其实，中外古代典籍的形成，基本上都是如此。

以新发现的简帛为根据，可对古书的形成和流传作出综合的考察。这不仅能祛除有关古籍的种种误解，对整个古代文化史的探索都将有相当重要的贡献。